

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三

禮儀部三十

塚墓
祥禮
瘞墓
虞祔

塚墓一

增說文曰塚高墳也壘丘也墓兆域也

原又曰孔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增禮系曰天子墳高

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榆或謂之采或謂之垠或謂之壘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塚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所以安墓謂之撫 吕氏春秋曰世之爲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爲之豈不悲哉 禮論曰問君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答之云凡君臨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不敢以哭犯君耳 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一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璧欲下闢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煞墓中米粉爲飾以代石塋不置飯糰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舉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昭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圍墓書曰大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連塙隱軫然如亂雲望之翩翩絕而復連小噴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即之如烏鵲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噴則大欲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趙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者出公卿代代不絕封侯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蟠蛇者葬之出三千石凡依山作塚皆當立此東爲利得山之形方也山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鬪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埋陵肥薄狀如馬形草木茂盛色黃紫皆富也埋陵

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瘦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堽武子堽又曰凡葬於龍耳出貴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塚墓二

增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脩墓

原晉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親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增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壘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吳書曰孫堅家在富春葬於東城塚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晉書曰金鄉縣北鑿石爲塚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鄉

後魏書曰李沖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塚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病望墳掩淚

宋書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半減職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後子孫遂昌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有常坐處及卒墓工圍墓取其坐處焉

李錡叛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廬坦上言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兄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塚

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十鈞爲墓誌

蜀遣使朝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時厭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名曰五婦塚今其人或名五丁塚

世說曰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涉漲去五十里皆爲人居桑田

列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柏桃與荆將軍塚

比他日角哀夢柏桃語已曰蒙子之惠而獲原厚葬荆將軍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之矣角哀至期日陳兵詣其塚上三輔決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藥乃爲命敕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二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宋記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窟穴不封不樹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塚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塚尋覓欲更殯葬忽見女尚生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塚有一物於晨暮徐輒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於塚尋索此物乃是大龜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之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塚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世天子耶君可出百步後顧見我去處是墳所也山下行百步便顧悉化成白鶴而去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家在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至夜白雷出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似聞墳下有管弦笑歌講誦吟咏之聲咸歎異焉酈善長水經注智水東逕七女塚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圍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粉水有文將軍塚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爲南陽葬婦墓側將半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爲人所害桓公塚西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墓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塚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肩輿從人馬數百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塚因顧左右曳伯陽下牀以刀環築之數處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沮瀆尋死異苑曰潁川諸葛闔字道明墓在楊州莊將山之西每至陰雨塚中輒有絃管之聲荊州記曰霄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

有單龍塚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詣之因此起兵後稱號于宛而龍卒故厚其葬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一小女曾江畔乘小船探螺亭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穴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日間所埋處但見古塚亭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輿地志曰琵琶坼有古墓半在水中甓有隱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甓至京師時貴傳觀之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元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燕數千銜土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墳有異鄉村歲祭祀至今不絕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爲塚焉諸生尊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千樹大皆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石碑猶存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石碑猶存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羸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割此作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俱是後人培之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東有四舊墓傳云黃市也墓皆方墓圓墳伏滔北征記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山有吳人大將諸葛瑾墓墓牆猶存西北十八里宜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之續述征記曰宿豫州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札解劍挂樹則斯地也奚仲塚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名奚仲亭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民傳曰防墳於墳地微高伯魚墓孔子塚東邊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師曠塚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山楚武帝塚在汝南郡鯤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塚文信君呂不韋塚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塚是也民傳言呂母塚不韋先墓故其塚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九上言臣聞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塚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塚視未燒詩書唐書新語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塚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堅四

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塚墓三

曾爲圖

正位

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周禮春官冢人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草青

血碧

北地多白草王昭君冢獨青胡人異之因名青冢

襄弘墓在偃師

陰堂

神宅

楊益州子集陰堂是夜古木非春

呂才傳感慕之所神魂之宅

牛眠地

禮弓孔子之

夫子言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驥封之謂也

晉書陶侃微

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見若遇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

晉書

夫子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塢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

別山與周

訪訪父葬焉果爲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西京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脇

雜記

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

筋焉又

晉書

荀勗得玉蟾蜍一枚

西京

大如拳腹空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西京

祐陸馬折臂位果至三

周一破

周禮春官墓大夫

出三公

致天子

晉有相羊祜墓當有受命者

祜掘斷地

勢以壞其形相

當出折臂三公城而

事詳葬二

周一破

周禮春官墓大夫

高七尺

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周禮春官冢人

長夜宮

淮南子淪於元形之中甘暄大宵之宅

周禮春官冢人

文選齊安陸碑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周禮春官冢人

授兆

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及諸臣葬

北鑿石

銅爲樽

皇覽塚墓記

闔閭墓

銅爲樽

地理書云

衛青尚平

蒼頡塚

皇覽云

蒼頡塚在馮翊縣

銅爲樽

爲塚

蚩尤塚

又云蚩尤塚在壽張縣

關鄉城中

高尤旗民常

昭王墓

荊州圖記

江陵縣東七十里

有赤氣出如一匹絳

名爲蚩尤旗

有昭王墓

高四丈餘

王仲

銅爲樽

宣登樓賦所謂

西接昭丘是也

武侯墓

梁州記

武侯墓

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入于墓芻牧樵採

今松柏碑銘嚴然

壯士墓

墓在壯士

銅爲樽

尺學書者皆

祭之不絕

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

名爲蚩尤旗

韓皇后法是以淑女

二十餘萬闋羅鳳曰天子致討

兵士何幸遂收尸葬此其塚如山

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蕉覆之又銜芻草列

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之

巡屬居其中

以守之

銅爲樽

宣登樓賦所謂

西接昭丘是也

武侯墓

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入于墓芻牧樵採

今松柏碑銘嚴然

壯士墓

墓在壯士

銅爲樽

臨淄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饑之二桃令計

功而食捷疆各言其功未及古冶子而挑盡古冶子恥之而刎捷疆亦自刎

御棹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鐘鼓以

韓皇后法是以淑女

二十餘萬闋羅鳳曰天子致討

兵士何幸遂收尸葬此其塚如山

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蕉覆之又銜芻草列

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之

巡屬居其中

以守之

銅爲樽

梁州記

武侯墓

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入于墓芻牧樵採

今松柏碑銘嚴然

增三高墓

墳陸居在千山楊惟

萬人塚

萬人塚

鮮人仲通在長興縣唐寶末

孝鵠塚

邑人沈氏畜一母鵠將死其離

封樹以爵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巡厲居守

周禮春官慕大

封崇四尺

孔夫子誦

聖詰俱休

銅爲樽

銅爲樽

銅爲樽

銅爲樽

銅爲樽

陸機塚墓賦嗟長年之靡軌忽奄逝而難留雖萬乘與聖諱赴

途而俱休于是六親雲赴姻族如林歸途慘戚涕淚沾襟

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墓之

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所之

子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

樵採毋近五十步樵採者死得首萬戶

忠孝刻石

戴延之西征記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

忠孝刻石

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

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

泗水却流

銅爲樽

文梓交根

搜神記宋大夫韓厥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

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果驗

論衡書傳言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

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証如原省之殆虛言之

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輒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記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而死

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

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

泗水却流

銅爲樽

荆棘不生

皇覽冢墓記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步里冢塋中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

世皆無能名其樹者蓋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

其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繇上必遇雷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電之燭所謂金精也

遠墓在輝縣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求其術

不傳怒而殺之候駕還命築冢存焉

於此相傳墓上

墓土如丹

府湯陰縣路旁

扁鵲爲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可治疾癆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制

時有白光如匹練燭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塚

竹孤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遠墓在輝縣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求其術

不傳怒而殺之候駕還命築冢存焉

於此相傳墓上

墓土如丹

府湯陰縣路旁

扁鵲爲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可治疾癆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制

時有白光如匹練燭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塚

竹孤

塚存一履羅

遠墓在輝縣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求其術

不傳怒而殺之候駕還命築冢存焉

於此相傳墓上

墓土如丹

府湯陰縣路旁

扁鵲爲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可治疾癆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制

時有白光如匹練燭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塚

竹孤

塚存一履羅

遠墓在輝縣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求其術

不傳怒而殺之候駕還命築冢存焉

於此相傳墓上

墓土如丹

府湯陰縣路旁

扁鵲爲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可治疾癆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制

時有白光如匹練燭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塚

竹孤

塚存一履羅

遠墓在輝縣明皇秋宴公遠取杖空投之忽成橋奉駕遊月宮去求其術

不傳怒而殺之候駕還命築冢存焉

於此相傳墓上

墓土如丹

府湯陰縣路旁

扁鵲爲同輩所妒刺死於此相傳墓上

可治疾癆而求之或得小丸如丹制

時有白光如匹練燭之如水銀不久流散

孤竹三塚

竹孤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一履羅

塚存

暨飛

蕭墓在臨江府城西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死鑄金劙而合葬焉有牛衣兒避雨墓下見金蠶爛然飛出因拾數十納懷中忽聞雷聲蠶已失矣

雙鷹隨栖

虞國墓在紹興府餘姚縣

漢孔壁記禹爲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鷹

原牛山之阿

齊地記齊桓公塚在牛山西北八里有仲父塚公葬牛山之阿

首陽之南

杜預遺令

蕭軒及還鴈亦隨至其卒而葬也猶栖於墓云自表營洛陽城東首

藏有大鯉

續述記碣山梁孝王塚以石爲藏行一里許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寶爲

龜魚拾遺記始皇塚中以琉璃雜寶爲龜魚

石爲松柏

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刻玉石爲松柏

白楊悲風

詳

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闕東賊發之又牧羊兒亡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塚

尋牛得地

陶侃事詳牛眠注

以親相近

周禮族墳墓注族類也謂同宗之墓以親相近也

斷折臂羊祐事詳前

挂劍之樹

於徐君墓樹詳葬

埋玉之泉

庚亮事

塚墓五

原詩

古墟墓詩曰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轔濡露及山庭投步矜履蹈舉目增淒清輶路滅歸軫淪闐負重肩深松朝已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

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況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沈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滙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瓌墓下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絕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淹館蕪晉殄殊風缺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邁前英談元踰往哲垣

井忽以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梁沈約經劉瓌墓詩曰表閣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曖猶存塵經未輶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驚

青蓋乃西歸竭來易永久年代曖涇微苔石疑文字荆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龍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鳩會不飛閒寂今如此望望露人衣又悲行路孤墳詩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瀦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蕊陌上驅馳人笑歌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

齋遊潮山悲古塚詩曰長林帶朝夕孤嶺枕江村疎松含白水密條滿平原荒墳改凍葉低蘿變年根西光長

虞蓋乃西歸竭來易永久年代曖涇微苔石疑文字荆墳失是非山鶯空曙響龍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鳩會不飛閒寂今如此望望露人衣又悲行路孤墳詩曰行路一孤墳路成又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黃共見春流瀦金蠶不可識玉樹何曾蕊陌上驅馳人笑歌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鄰此

橫落促爾膝前樽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

增

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壘日沈懸劙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唐頬胄適思詩曰繁華埽地歇蟋蟀充

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橫田豎鞭髑髏村童埽精靈石人徒暝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勲高盟忠貞寵終奈樵採立嗣脩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蠅即此

丘壘壞鐵心爲霑纓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流臨綠水一望解傷情 張籍北邙山詩曰洛陽北門北邙

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俱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羲羲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

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壠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鴞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

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王建北邙山詩曰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轔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

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此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

高臺 薛逢詩曰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泉下功業

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前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

冢象狐兔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鄭谷經賈島墓詩曰水繞荒墳縣路斜耕人訝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

陸龜蒙宮人斜詩曰草樹愁煙似春晚鶯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漠塵 宋司馬光古

墳詩曰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廬屋碑版無文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言姓名昔皆高官

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 黃魯直過故人東平侯趙

景珍墓詩曰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改爾欺得人嬪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壘當時

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元虞集盜發亞父塚詩曰盜發亞父塚寶効實累之塚開

寶氣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見寶寧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輿尸黃腸下深銅千歲復何爲 張翥皇

舅墓詩曰青州刺史河上墳不可識碑仍存維舟上讀半磨滅使君乃緣戚里恩我疑其藏必深銅或謂已被湍流吞安得壯士塞河水萬古莫令開墓門

原賦後漢張衡冢賦曰刊叢林鑿磐石超峻壘構大樟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蘿竹藩其域系以脩燧治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戎戎繁霜周旋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林以構元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黃河之曲湄覩虛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藴羅魁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盼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爲期又賦曰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管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爲疇妍媸混而爲一孰云識其所脩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徇乎區陳晉傳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遘旻而逢罹興爪牋之縗縗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克昌保永祚于螽斯慍无妄之爲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屬於元妃蘭房闌其無主衆孤茕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于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增明

何景明古塚賦曰噫哉茲兆之夐遐兮啓構廣以復紓歷人代而幾何兮又安知孰所居冥宮旣已開掖門又已除故域繚爲城兮脩隧踐以爲衢檢神器之靡存兮視靈衣而無餘噫哉遐兮藐以芒魂化逝兮魄銷亡朽骸殘兮紛縱橫被服素塵兮掩元霜蔓草糾纏兮穢蘚生千秋萬歲兮孰爾藏槩生平之極娛兮奄大塊之飄塵駟馬不復御玉羞安復陳彼充房之姣麗兮緬幽冥而孰親桂櫨蘭閣委丘谷兮又安施夫敝帳兮綺茵舞袖纏綿以何見兮鳴瑟寂而無聞哀縣草之莫察兮怨脩夜之不晨

悅榮聲其遼闊兮痛素骨之翳綠榛嗟有生之必化兮胡彼庸之長勤戚役役以趨世兮等飛蠅之與聚蚊日月忽其不處兮矧焦頰以斃神匪往者之可鑒兮又安知夫富貴之如浮雲孫仲矜逝賦曰蒼蒼孟冬兮草木莽莽緒風振於清原兮滄流淒其回蕩氣傍徨而遠顧兮見丘墳之纍纍狐狸臥其側兮豺狼號於四陲荆棘生而翳壘兮松楸儼以成行念二畝之是列兮悲九原之若堂進野叟而就問兮曰此故達人之藏昔夫子

之亨休兮羌積勢而孰當秉炎威以灼爍兮屹冰山而造穹蒼於時鬼神避其力今日月潛而莫襲其光欲轉市而成山兮神人乃於焉以驅石明珠遠致來越裳兮翠羽棼而羅室謂千齡之可矢兮曰壽天而無常朝並齒乎河嶽兮夕迺齊乎秋霜縱珠襦以爲藏兮祇盈乎柙之度也矧一逝而不復旋兮皆他人之數也歲未幾而成墟兮塋龍從而蒸蕪石麟竊而爲砾兮翁仲貽之牧夫玉魚縹緲留人間兮銀河蕩而爲池三泉湜其既竭兮九京之骼而奚遺死生之儻忽兮惟大人之遠覽懼脩名之不立兮老冉冉其無餘使生無益於時兮吾寧淹而速化旣樹德以培芳兮縱夕往而奚咤觀上古之明哲兮亦率由乎此行循繩墨而不頗兮故雖死而猶生

原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敘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春雨潤木自葉落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

原敘宋傅亮脩復前漢諸陵敘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壘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又脩楚元王墓敘曰夫褒賢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况瓜瓞攸興開源自本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原文宋謝惠連祭古塚文曰東府掘塋一丈得古塚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帳機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旣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芻靈已毀塗車旣摧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轡不可迴黃腸旣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櫻增哀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碑而不記封樹遭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壘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丸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鍤鋤所侵爰傷馬蹴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輶轂輒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趾命茲匠者脩反壤於

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徒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盧墓

旌墓

壽藏

發冢附

原獸

駢晉夏方廬墓側

猛獸馴其旁

兔擾

後漢祭邕母卒廬於墓側

禮有兔馴擾其房室又木生連理

顯名

漢原仁先廬塚三年

稱孝

後漢書縣是顯名京師中

曰陳蕃

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開埏隧居其中行服十二年鄉里皆稱孝蕃與相見及期

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怒曰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詭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罪

殷簡

殷仲堪爲桓元所

手刃盜

李充母喪行服墓次有

人盜其樹充手刃之

獸殺鹿

鹿犯松裁獸爲

殺鹿許政事

增生紫芝

孝童墓在處州府學東童

集雀

支漸蜀之資陽入母喪廬於墓有紫芝歲

廬名智六歲喪父

而祥

又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壘

崔衍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

捧土濡涕

柳宗元安置孝闋銘曰捧土濡涕

偃廬柴毀

膠東郡王道彥父喪

檮沐飯疏飲水

荷土就墳躬持松柏

馬援

年不離墓所

偃廬柴毀雖

燒廬柴毀

手植松柏

蔣挺之卒兄弟廬

泣慘松柏

晉王哀父儀爲司馬昭所殺哀嘗至墓

下拜號攀柏悲

梁文少從軍守邊還親已亡即穿廣

貞廬前行旅是之皆爲流涕有甘露

增生紫芝

孝童墓在處州府學東童

降塋木白兔

掘縣令刊石記之

延覽作塚

作塚林櫟泉州莆田人母亡

延覽作塚其右有白鳥甘露降

白鵲上廬

有白鵲上廬旁

獨在塚側

後漢祭形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

天下亂野無煙火而

椎膺聲氣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增生紫芝

孝童墓在處州府學東童

獨在塚側形則獨在塚側每賊過

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白兔循塋

許法謹倉州清池人母喪常廬於塋有

白兔循塋

甘露嘉木連理白兔之祥並出白帖

羣鹿馴擾

褚無量母喪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

穿塚爲門

爲門晨夕灑埽墓左會官改道出文

詔表其廬

劉知柔居觀喪廬

擁墳椎膺侯知道程俱羅生以孝

慕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

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不離墳墓

後漢書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震雷順輒圍塚泣

墓地自裂

崔鴻前趙錄曰張昌隣西人

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於廬

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

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憐毀瘠之容長居蒿里

精誠有感鳥銜土以成墳

氏周燕事

哭泣無時柏沾涕而變色

哀王

族墓

曾樹陽安城

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

樹碑

周燕事見葬二

旌比干

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

蜀王本成都有丈夫化爲女

見顏之美好蓋山號也蜀王娶

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

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義婦塚

在寧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

爲鄧令卒葬此祝下弔墓下墓裂

思賢碑

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

爲置守塚

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其墓

周燕事

猛獸馴其旁

見葬二

旌比干

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出泰誓

表蜀女

蜀王本成都有丈夫化爲女

見顏之美好蓋山號也蜀王娶

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

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義婦塚

在寧波府城西梁山伯祝英臺二

爲鄧令卒葬此祝下弔墓下墓裂

思賢碑

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

爲置守塚

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

而贈謝安奏封義婦塚

模武令曰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

上追念賀恩封其塚置塚二百家

周燕事同葬

張質爲披廷令及帝即位賀死

除盧植墓

魏武令曰

之橫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

而贈

謝安奏封義婦塚

模武令曰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

上追念賀恩封其塚置塚二百家

周燕事同葬

張質爲披廷令及帝即位賀死

除盧植墓

魏武令曰故北地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

醜以彰

卷二十一

築闢象山

李靖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

琢石旌功

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

題思復

碑
唐書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明皇御

碑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青山北宋郡守趙嵩年嘗爲建祠置田付寺僧看護

則知所治塋平陵

張禹年老自治塋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

不幸餽奠無主而丘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立垣

樵牧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

壽藏晉

漢書注云壽藏謂塋墳也

建亭立垣劉凝之墓在南康府城西朱元晦記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立垣

息矣治塋平陵部處又近延陵奏請之上以賜張禹

不幸奮莫躍馬回旋瞻望欲曹

將軍年八十餘乃死

不至而信促速就塋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豫爲塋棺遇勝日引客坐塋中賦詩酌酒客

國兒壽塋晉書曰西河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塋將妻妾入塋燕飲酒酣伏靈牀

而哭人或識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戰功姚興以爲鎮北

勸猶在

天福壽塋南史齊前軍陳天福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

英國勣墳塋

可營墓樹

董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

將作起塋漢書曰哀帝命將作董賢起塋營義陵傍內便

上心遂營爲墓遺令薄葬

周易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翠恩甚盛

魚山營墓植

上置所誤

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

酌酒賦詩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報吾寧暫遊此中哉

國兒壽塋

姚崇孫昂自爲壽藏於萬安山麓祖塋之傍署兆曰

設榻爲寢原西視京師吾樂之

詔賜墳塋唐高宗詔賜

發塚晉桓公墳

魏武墓在臨淄縣南二十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

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

自署寂居姚崇孫昂自署寂居穴墳曰復貞堂中剗土爲臺曰化臺並新唐書

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瘻至死不差

范增墓實氣發得古銅劍一口虞集諸人題詠中

十壺墓甲環手背晉安帝賜錢十萬封之

陳蕃塚

墓有寶記獻山大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塚昔值軍亂聞

楚昭王墓在應天府治城盜嘗開墓面如生爪

劉表塚伍輯之從征記劉表塚在高

十壺墓在徐州市南天曆初有盜識墓中

劉表塚

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

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

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

范增墓范增墓在徐州城南天曆初有盜識墓中

左足乃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瘻至死不差

范增墓實氣發得古銅劍一口虞集諸人題詠中

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

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椒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

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鏤爛然

劉表塚

伍輯之從征記劉表塚在高

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

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馬張詹墓刻其碑背曰白椒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

器不

急之常置左右間當時宮內事了有次第

郭

元石塚在真定府平山縣之恒山上昔有元石者飲中

郭

山酒醉歸家人以爲死葬之酒家計其期造訪

鄰父曰元石死三年矣至塚掘而開棺元石醉始發則亡或以告元象便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

郭

宋元

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相害女臂有玉劍斬臂取於是女復死

郭

王

斗王莽時三公皆亡皆賜之在一塚內大得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不受薄而還官

郭

王

司徒必邯之墓也俄而又啓塚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王左者唯甄邯爲大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

郭

王

甄邯墓宋書何承天博覽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上見一女子立塚上近

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屏風

郭

王

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獨同乃造功曹何佞性之爲起墳寶物一不得犯

郭

王

溫女塚得金巾箱織爲嚴器又有金蠶銀鬱等諸條以啟復織以賜

郭

王

之贍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住脩復織毫不犯

郭

王

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屏風竹書青系綸簡數玉屨分長二丈

郭

王

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曰周官所闡文也

郭

王

者懼而退教督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以賜

郭

王

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歟然生偶與發塚者會之也

郭

王

衣執劍列侍靈坐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或言侍郎似王公塚也破其棺棺中有人號毛斑白鮮明面

郭

王

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入舉出死人以倚塚壁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

郭

王

兩耳及鼻中有黃金如叢此等有假物而不朽之也

郭

王

吳芮塚世說黃初末吳芮發長沙王吳芮可其材於臨湘爲孫堅立廟容貌如

郭

王

生衣服不朽遇發者見吳綱曰君可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瞿然曰

郭

王

延謨以聞詔曰其意惡要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郭

王

朋友塚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塚猶活朋友是霍光女

郭

王

是先祖也自訥之卒至塚發因百餘年綱芮之十世孫也

郭

王

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盧得蘇起具聞盜人姓名郡縣以盜元意奸宄盧復

郭

王

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其意惡要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郭

王

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國王塚以文石爲椁高八尺許廣容四十人以手捫

郭

王

之滑液如新中有石屏然周正不發見棺柩輿器縱跡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金錫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郭

王

衰王塚廣川王又發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經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篇石

郭

王

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効復入一戶石扇有闕篇叩見棺椁黑光照人

郭

王

哀王塚廣川王又發哀王塚以文石爲椁高六尺且渠塚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

郭

王

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椁數寸累積寸餘力不能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扇闕篇得床方七尺

郭

王

屏風帳鈎或在床下似是帳幕朽而銅鈎墮落床上石枕一枝床旁甚高似是衣服床左

郭

王

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錪之象

郭

王

廿許東首裸形臥無衣裳肌膚顏色

郭

王

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有

郭

王

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監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郭

王

袁益塚又發袁益塚以瓦爲棺椁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

郭

王

幽公塚又發幽公塚甚高壯美門

郭

王

余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有

郭

王

反間發墓史記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劓所得齊卒

郭

王

自十勸免發墓

章蔡周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下侍郎許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虞祔

原迎精迎而反謂哭虞也

夫之虞也犧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成事禮是日也以虞易奠哭曰

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葬日虞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

後虞改用剛日剛陽陽主動也

兄之未爲大夫者注不敢僭尊

尊可及卑也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則不配

祥禫有事于卑有事于卑

不敢接尊也

從昭穆妾祔于妾姑始無妾祖姑則從昭穆之妾

從御婦祔于所祔之妃無妃則從其昭穆之妃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人則祔于親者注

復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豈不以送死有已復

速反而虞詳送葬

卒哭而祔周卒哭而祔

先重後輕並有喪則葬先輕而後

卑不僭尊大夫祔于士不敢以己尊

其祖父士不祔大夫祔于父

祔祖姑婦祔于祖姑始有

三五士三虞大夫

牲牢上大夫之虞也少牢

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牢

服從

情殺 哀以禮終 孝無終始 喪有祥禫 哀極終堂 禮及過隙 孝自中出 哀以外除

除 柴瘠加等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增杖經外

豈孝思之可忘

增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之祖遷

原祥雖除服

憂且終身

雖送終之有已

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

原祥

日月其除

變禮容于衰經 霜露所感遵祀典于練祥

增君

子爲難子皋親喪而永慕先王制禮孟獻禫懸而不樂

原祥

絲屢見孔父之深識行奏綺琴聞子輿之雅操

恩懷罔極五日樂禁於成聲哀貫終身踰月禮通於作樂

原祥

去順効逆魯史稱其速禍朝祥暮歌鄒人據而

興誚 節哀順變雖殊念始之心以今况昔未悖送終之禮

原祥

擇服鼓

殤一

舊儀禮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凡男女亡年十九至十六歲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至七歲皆爲無服之殤

殤二

周禮媒氏

不尸

禮殤不備

陰厭

凡祭殤有陰厭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其告祭特祭不立尸

也凡殤則特豚此其無尸反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脣俎利成

之禮

施於口也是宗子爲殤祭之與之禮也小爲殤其祭祀亦如此

凡殤謂庶子之適子也白謂西

北隅得户明也明者曰陽也

祭殤不備注厭沃

不備禮

祭殤不備注厭沃

用棺衣

下殤用棺衣自史佚始也詳殤殮

增王祭五

侯祭

魯與齊戰于郎童汪鉤往皆死焉魯人欲

戰勿殤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注童子未冠

配殤非禮

兩原

有女早亡曹操愛子蒼舒亦沒求合

之稱以其死社稷故葬以成人之禮

葬原辭曰非禮也

操乃取甄氏女合葬焉

原宗子從成人

詳陰

笄冠不爲殤

婦人笄而不爲殤

增七歲無服

詳殤

原聖周葬下殤

之聖周葬中殤下殤

